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雨霖铃 余光中  
  
更夫不敲的长巷最清冷

漏壶不滴的雨夜最深沉

天是聋子吗，地是哑巴?

亘古的苦寂罩下来  
  
一口镇寺的大铜钟  
  
锈锢苔封那样的空洞

鬼神在四壁相顾无语

暗中只转动睽睽的眼瞳

如此的聊斋或是无聊斋  
  
有谁啊来叩门门救我呢

除非是你的一串电话铃  
  
曳着紧急的高频率  
  
将我从七道符咒下  
  
蓦地叫醒

回旋曲 余光中  
  
琴声疏疏，注不盈清冷的下午

雨中，我向你游泳  
  
我是垂死的泳者，曳着长发  
  
向你游泳  
  
音乐断时，悲郁不断如藕丝  
  
立你在雨中，立你在波上  
  
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莲  
  
在水中央  
  
在水中央，在水中央，我是负伤的泳者，只为采一朵莲  
  
一朵莲影，泅一整个夏天  
  
仍在池.上  
  
仍漾漾，仍漾漾，仍藻间流浪

仍梦见采莲，最美的- -朵  
  
最远的一朵，莫可奈何  
  
你是那莲  
  
你是那莲，仍立在雨里

仍立在雾里仍是恁近，恁远，奇幻的莲  
  
仍展着去年仲夏的白艳  
  
我已溺毙  
  
我已溺毙，我已溺毙，我已忘记

自己是水鬼，忘记你  
  
是一朵水神，这只是秋  
  
莲已凋尽

雨来的时候

雨来的时候 没有半点声响

就像在古代 一个隐士

走很远的路去见另一个隐士

我们盘膝坐在河边，听着晚风

梳拂过竹海 内心干净得如同

等水填满的空碗 

这世间太多事物 美得让人难以承受

比如远处的青山 在黑夜中

和白天没有什么不同，它以树林、雾气

禽兽、白云和关于神仙的传说

予我们以盛大的馈赠

当我们短暂地离开那些升腾的烟火

美妙的篝火晚会 静坐着

在夜的果瓤中陷入无可名状的沉默

终于听见那流水的声音 清晰得犹如

大洋深处的海啸